

焦点人物

张萌：我更喜欢演戏时的那种松弛感



喜欢、擅长不擅长。」「作为一位女性制片人，我不会用性别视角来为自己设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钟玲

改编自中国著名作家、编剧周梅森同名小说的现实主义题材剧《大博弈》正在热播中。这部由秦昊、万茜、田雨、张萌、谭凯、柯蓝等人主演的电视剧，讲述的是中国重型装备制造业在改革中崛起的故事。尽管剧中的职场是大多数观众并不熟悉的领域，但豪华的班底、有趣的台词、紧凑的节奏，依旧令《大博弈》备受关注且收视成绩不俗。而在男主人公孙和平、刘必定、杨柳之间关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财富欲望与道德坚守的这场激烈的博弈中，三个重要角色的形象也很饱满，她们是故事情节的推动者，亦与男主人公相辅相成。

演员张萌，在剧中饰演了“汉大三杰”其中之一刘必定的妻子祁小华，一个日常生活中里热爱浪漫、有一点虚荣心却豪爽仗义，又在风起云涌的商战中懂得明哲保身的职业女性。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的专访时，张萌告诉记者，这个角色是周梅森邀请的。“出演《大博弈》，是周梅森老师在写剧本的过程中，就觉得有一个角色挺适合我的，然后问我有没有兴趣，我立刻

答应了。周老师的剧本一直都很出色，近几年的《人民的名义》《突围》等都是爆款剧作，能出演周老师的作品，我自然很开心。”

于是，张萌就“变”成了《大博弈》中的祁小华，一个时刻保持着美丽外表，城府不深却在职场雷厉风行的“女强人”。

这并不是张萌第一次出演周梅森的作品，早在张萌出道时，她拍摄的人生中的第一部戏就是周梅森的作品《我主沉浮》，巧合的是当时她饰演的也是一位女企业家。去年的时候，张萌又在周梅森小说《人民的财产》改编的《突围》里客串出演了武玲珑，虽然戏份不多，但让人印象深刻。这一次再合作，面对《大博弈》中她是否又出演了一个“反面”人物的疑问时，她如此回答：“人们习惯了给一些角色贴上标签，或是正面角色或是反面人物，但我觉得祁小华是一个很立体的女性形象，她的命运起伏比较大，年轻的时候人生太过顺利，嫁给刘必定后，看着他一步步走向成功，又陪着他一起登上人生巅峰。可惜，一直生活在顺境中未必是件好事，她在刘必定‘落难’时，即刻来了一场‘敦刻尔克大撤退’，也因此失去了婚姻，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又可爱又可恨，张萌演出了祁小华这个角色复杂的人性，一方面她很感性，也会留恋与刘必定昔日的感情，会感到内疚与自责；一方面她又很理性，在触及自身利益时保持清醒、处事果决。

这与张萌本人相距甚远，要如何与祁小华这个角色建立起联结？对于这个问题，张萌说：“我就是尽量让自己代入角色，然后不让祁小华只停留在家庭中、婚姻中，而是更强调她是一个有社会属性的女性，她的人生，不光是要面对感情和柴米油盐、围着丈夫和孩子，还有她的事业和她的职场，除了表现生活中的她是什么模样，我还要认真去呈现她在职场中的这一部分。”

为了塑造祁小华这个女性形象，张萌甚至自己设计了剧中和刘必定的出场戏，她为那场戏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延续了《大博弈》从开篇就存在的喜剧画风。“与导演讨论如何让那场‘兴师问罪’的戏更加真实时，我做了很多功课，没有只去考虑女性的视角，也从男性的视角去思考那一场戏如何呈现，参考了一些男性的意见，从而表达出祁小华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奈状态。”

事实是，那场戏可算是《大博弈》的经典“名场面”，只寥寥几笔，就将祁小华和刘必定的性格特征刻画得惟妙惟肖。

如此，与剧中其他人物相比，相对简单的祁小华也是丰盈的。除了认真代入角色，张萌还将之归结于拍戏时熟悉和温暖的现场氛围，“我与3位男主角都合作过，与秦昊一起拍过《沙海》，有一定的信任感；与田雨第二次合作，再度饰演两夫妻像是梦回《小丈夫》；与谭凯的熟悉度就更强了，我们一起拍过《神话》，他演霸王我演虞姬，那对CP还是挺深入人心的，这次从古装剧到现代戏，让我有种‘魂穿’的感觉。因为大家都很熟悉，所以合作的过程也很顺畅。”

在拍戏的过程中，体验角色的人生，琢磨表演的方式，种种“功夫”之下，张萌完成了自己与祁小华在外表与灵魂上的契合，没有被剧中的男性风云人物掩盖住属于她的光彩。在张萌看来，即使是“大男主剧”，女性也是不可或缺的，“剧中另外两个女性角色也都很有特点。钱萍，是一个内敛沉稳的中国女性，她有知识有智慧，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秦心亭，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做事不拖泥带水，果断坚决。”

剧外，张萌言语中都是女性对女性的惺惺相惜，而剧中，祁小华、钱萍、秦心亭，以丰富的性格维度，在一部男性为核心人物的重工题材剧里，构建出了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共生共存、互相成就的图景。张萌对她们的定义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要在一众男性形象中‘突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女性角色不能与男性角色割离开来，但她们绝不是男性的附庸，不是陪衬角色，她们独立、自主、自强，有自己的思维，然后，在这个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呈现出了熠熠动人的女性的力量、女性的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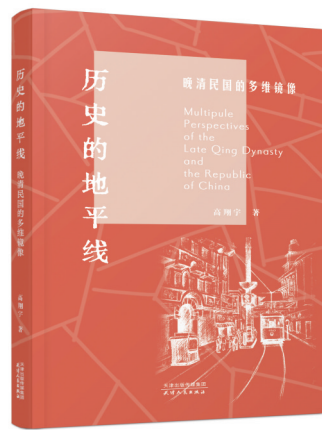
不只欣赏剧中的角色，张萌也欣赏《大博弈》传递出来的核心价值，“从我个人角

看点 5 CHINA WOMEN'S NEWS

美

玫瑰书评

在今天，有关于女性职场角色与母亲身份的矛盾与焦虑仍旧弥漫，作者的思索既是对历史的回望，亦有着关切当下的现实意义。



彭敏哲

近代中国云谲波流的人事幻变，倒映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学术的多维镜像，历史学者高翔宇《历史的地平线——晚清民国的多维镜像》一书便自此入手，穿越纷繁复杂的史料，重返历史现场，揭开尘封的往事，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和独特的学术视角游走于历史的地平线，钩沉稽古，发微抉隐，精心设置了“清末民初政治新论”“袁世凯与‘二十一条’研究”“近代社团与中外关系史研究”“近代中国与妇女儿童史研究”“读史札记”五个专题，深度剖析中国近现代史的前沿热点，绘写出晚清民国的社会风貌和人物群像。

当谈论起历史，我们习惯瞩目于王侯将相的风起云涌，却很少关心平民百姓的生活日常。在讨论清末民初的政治史时，高翔宇别出心裁地将目光投注到鲁西乡村社会中：作为义和团运动发祥地的鲁西地区，经历着由传统乡村社会的崩解与裂变过程，传统因何瓦解？裂变因何滋生？其中有国难当头的刺激、地方官吏的干涉，更有舆论谣言的催化，乡村社会此消彼长的内在矛盾催化了清政府、乡民与洋教士三方之间的对峙，从朴素的“乡村社会”出发，我们更能理解义和团运动是如何登上历史舞台，并演绎出激昂磅礴的回响。

在近代中国从传统封建王朝走向现代资产阶级共和国、从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走向现代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黄兴与袁世凯是绕不开的关键人物。从1912年黄兴进京的故事开始讲述，是一种独具慧眼的观察。1912年夏秋之交，黄兴应袁世凯之邀请北上进京，作者将黄兴在京期间与逊清室主的会晤互动、在各党团的会谈演说娓娓道来，时代的标语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革命的性质从“破坏时代”种族杀伐与民权革命走向“建设时代”的开端，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理论未能结合中国国情，失之于简单粗糙，又昭示出历史的局限。

时光流溯到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答复“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外患刺激之下，袁世凯政府如何挽救这场危机？本书为我们一解解答。最为可贵的是，“二十一条”交涉结束直至“筹安会”成立之间的这段“被遮蔽的历史”，百余年来被尘封在历史的深处，而作者打捞出这三个月的遗事，重绘了民初政治的历史脉络。“二十一条”交涉后中日关系的紧张微妙，体现在1915年《二十一条》的论战与博弈中，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间岛交涉中隐藏的秘事甚至为十余年后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了伏笔。

近代社团林立，有指点江山的政治会盟，亦有激扬文字的文学群体，高翔宇选取了寰球中国学生会与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揭秘中外关系中不为人知的历史断面。寰球中国学生会如同公共空间中的一叶扁舟，提供了中西交融、文化碰撞的活动场域，彰显了民间自治团体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价值张力。如果说留学生会体现的是知识精英阶层在公共领域中的振荡相转，那么美国援华救济会在湖南农村的重建工作则是境外慈善团体对农民社会的照拂与启蒙，流露出起伏不定的中美关系中一脉人道温情。

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当属近代中国妇女儿童史的研究，我们惯以政治的宏大叙事讲述历史，而作者从“女性”与“儿童”的视角切入，伴随着“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的社会思潮，妇女儿童的主体地位浮出历史的地平线，进入公共领域关注的范畴。女主编、女职员、女作家、女工作为时代的微缩景观，真实地再现了在“娜拉出走”与“妇女回家”的历史摆荡下女性在“母亲角色”与“女性角色”之间的游移取舍与现实抉择。百年前捆绑于女性的身份枷锁，至今依然未全然解开，在今天，有关于女性职场角色与母亲身份的矛盾与焦虑仍旧弥漫，作者的思索既是对历史的回望，亦有着关切当下的现实意义。

儿童文学中“鸟言兽语”的论争，是民国时期“儿童”浮出历史地表的一环，而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国家本位”的思潮渗透到了儿童教育理念之中，儿童被视为拯救国家的预备性力量，“被发现”的儿童声音似乎再次被掩盖在战时救亡的历史浪潮之中。跟随作者“脉络化”的视角，我们得以窥见“鸟言兽语”在现代中国的旅行，其背后隐喻着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国共两党政治话语的博弈。矛盾之间，儿童们以蓬勃生命力写就的童年生活仍然成为民国乃至当代知识分子所偏爱的书写对象，儿童群体逐渐成为时代浪潮里最明亮剔透的那朵浪花。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跟随着书中的文字，穿越百年的光阴，拨开氤氲的迷雾，历史的本相随之清澈澄明，如云破月，见花弄影。晚清民国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激荡时代，如同万花之筒一般呈现万千面相，在这多维的镜像之中，高翔宇所打捞出的点滴光影，未必是时代的全部，但他在历史地平线上的孜孜求索，一如引航之灯，为我们照亮了那段新旧杂陈的百年历史。

（本文作者系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图像文献中的女性书写研究（22CZW039）”的阶段性成果）

《历史的地平线——晚清民国的多维镜像》：百年晨雾中的历史荡响

看电影

在那溢出一丝悲伤中，我们也会被影片中的某个瞬间所触动，例如，在女作家的真实身份没有曝光前女性之间真挚的友谊，例如，那些真实存在的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

《乌斯特雷姆》：她们的人生从此不再相交

吴玫

因为主演是朱丽叶·比诺什，才会去欣赏法国电影《乌斯特雷姆》，至于原因，导演埃玛努埃莱·卡雷尔为什么要给电影安排一个我们读起来特别费劲的片名？

电影好看，就去按图索骥——原来，这是根据弗洛伦斯·奥贝纳斯的小说《乌斯特雷姆的码头》改编而成的电影。那么，将片名意译成“两个世界之间”或者“失业风暴”，都辜负了原著作者特意将地名标注在封面的一片苦心，因为弗洛伦斯·奥贝纳斯的愿望是，客观地再现发生在乌斯特雷姆码头的故事。而当埃玛努埃莱·卡雷尔决定将《乌斯特雷姆的码头》影视化，他不想放弃弗洛伦斯·奥贝纳斯这样的良心作家隐藏在文字里的社会责任，写作者因此来到了台前，她就是由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作家玛丽安。

因此，我为我看第一遍电影后在笔记本上留下的那句话，感到不好意思。那句话是：索性让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角色真的丧失了经济来源，不得不充当清洁工来维持生计呢？

倒不是因为《英国情人》《蓝》《布拉格之恋》等著名电影的女主角，成为清洁工后不肯放弃优雅、高贵的扮相，反而显得与清洁工的形象格格不入。就像年近花甲的朱丽叶·比诺什从来不肯操心自己脸上的皱纹又多了几许一样，她也不为角色的背景而刻意改变自己的举手投足，奇怪的是，朱丽叶·比诺什还是那个朱丽叶·比诺什，一路进《乌斯特雷姆》成为玛丽安以后，除了拿起清洁工具打扫卫生时因角色设定动作故意显得特别笨拙外，这个女演员俨然已是一名生活在法国社会底层的女性。索性让玛丽安成为失败作家、不得不去做

清洁工来养活自己——倒是生出这样念头的观影者，非常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事实：清洁工工竭尽全力也换不来衣食无忧的生活，是一种社会常态，而非偶发事件。

不相信影片所呈现的清洁工工的生活现状真实不虚的观影者，大概也不能接受电影的结局：玛丽安充当清洁工工期间所经历的一切成为一本书后，把与之同甘共苦过的姐妹请到了新书发布现场。然而，最应该出现的克里斯丁却没有现身。失望并且倍感失落的玛丽安不甘心地将自己投向了远处，她看见了自己与克里斯丁共同的朋友路易斯。玛丽安起身向前，告知克里斯丁正在乌斯特雷姆等她。这可知玛丽安犯了难，哪怕放弃新书发布会后循例会有酒会，她也不能抛下特意赶来的那些清洁工姐妹吧？但玛丽安还是跟路易斯来到了码头。

问题来了：在玛丽安下沉到清洁工工这一职业的过程中，克里斯丁究竟给过玛丽安什么样的帮助，才能让作家放下酒会和其他朋友？

将影片看到这里的影迷心知肚明，在电影中与其说是克里斯丁帮助了玛丽安，不如说是玛丽安给了克里斯丁很大的便利。

克里斯丁是个单亲妈妈，是3个孩子的母亲。为了养活3个孩子和自己，她必须选择小时工资最高的活儿，那就是去停靠在乌斯特雷姆码头的游轮上清洁客房。对克里斯丁这样的清洁工而言，豪华游轮就是地狱，每晚，豪华游轮停靠在码头，清洁工们就得赶紧上船，在有限的停靠时间内，完成打扫工作。从天色擦黑干到东方既白，下班后清洁工们一个个都累到抬不起手来……

而克里斯丁还有另一个难题。实在是囊中羞涩，克里斯丁只能每天步行去码头上

班，单程需要1个小时。想象一下，步行1个小时将耗费掉多少克里斯丁本就不够用的体力？所以，当好心人借给玛丽安一辆虽破旧不堪但能正常行驶的汽车后，她又心甘情愿地让克里斯丁搭车，玛丽安给了克里斯丁什么样的帮助，显而易见。

那么，意外获知玛丽安的真实身份后从此避而不见亲密相伴了一段日子的“同事”，克里斯丁做什么感想？

要付房租，要替3个孩子挣学费，克里斯丁的日子的确难过。无论单亲妈妈的身份设定暗示着什么，但克里斯丁没有为自己的过往汗颜过，所以，她丝毫没有觉得，趁玛丽安不在车里偷偷翻检她包里的钱夹确认玛丽安的生日，会引起旁人的怀疑。她也不会因为玛丽安在回家路上看见大海自然而然跃入其中畅游一番的闲情逸致，而疑惑玛丽安从作家到清洁工工之中有没有隐情。

接过克里斯丁为她准备的生日礼物之后，玛丽安说那句“到死也要戴着它”的誓言时纵然激动之情已经溢出了银幕，克里斯丁都没有想过要去破解暗藏在其中的玛丽安真实身份的草蛇灰线，为什么？克里斯丁的生活逻辑非常简单，真实地活着，所以，她才那么痛恨假装跨越了两人之间社会距离的玛丽安。

倒是抱持“索性让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角色真的丧失了经济来源，不得不充当清洁工工来维持生计”观点的我们，明明知道作家与清洁工工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却还幻想意外会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

所以，《乌斯特雷姆》的结尾是点睛之笔。当玛丽安问两人的关系还能不能回到从前？克里斯丁拿出一件橘色的马甲示意她：穿上它，再和我们去游轮上做一晚清洁工，我们就还是好姐妹。



看到这里，我故意按下暂停键，设想接下来玛丽安会怎么办？她当然会接过克里斯丁递过来的橘色马甲，跟着克里斯丁和路易斯上了船……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电影结局？生活尽管苦涩，总有不期而来的意外会给生活加点燃。

只是，影片的创作者更愿意相信，令人惊喜的意外很少光顾这个世界失意的人群，这就是一本关于清洁工工真实生活状况书籍的玛丽安，再踏足游轮只能是豪华客房的客人，而克里斯丁注定只能继续做她的清洁工。那条作为生日礼物的项链，虽然还挂在玛丽安脖子上，且很有可能永远挂在那儿，但玛丽安与克里斯丁的生活轨迹因为一本书而重叠后将再无相交的可能，这就是《乌斯特雷姆》表述的那个社会的常态，虽令人痛恨却也叫人无可奈何。

从《乌斯特雷姆》关注的社会议题来说，其现实意义深远，而在那溢出的一丝悲伤中，我们也会被影片中的某个瞬间所触动，例如，在女作家的真实身份没有曝光前女性之间真挚的友谊，例如，那些真实存在的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